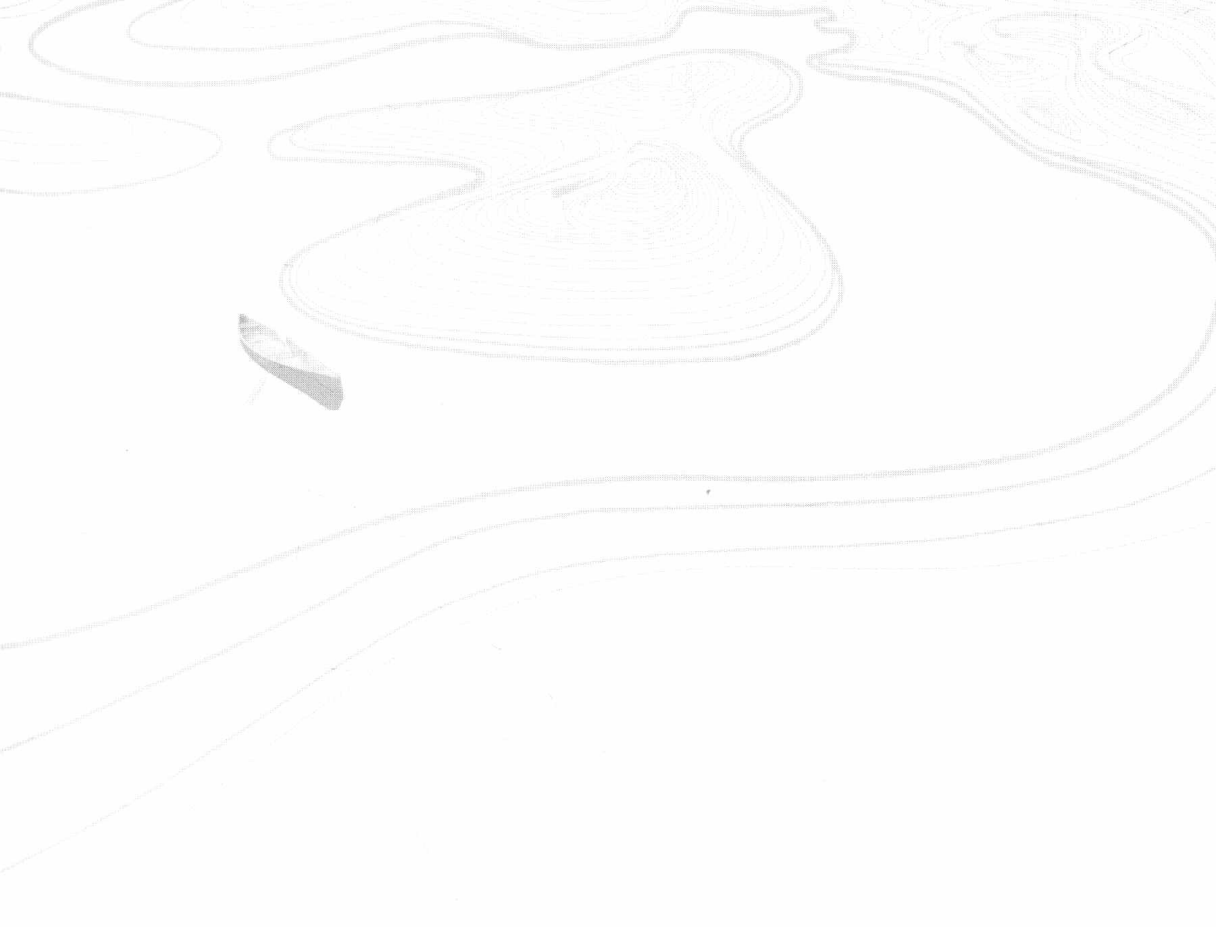




莫怀戚小说文化论

张育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莫怀戚小说文化论

张育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怀戚小说文化论 / 张育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790 - 6

I. ①莫… II. ①张… III. ①莫怀戚(1951—2014) - 小说
研究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84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薛敏珠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53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重庆性格与风流蝴蝶梦^①

莫怀戚的小说，让我想到了“原乡意识”——古今中外许多好作家都有自己的“原乡”：福克纳称其家乡为邮票样大小的地方，他终身写之不尽；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虽属虚拟，却与他在哥伦比亚的记忆关系密切；肖洛霍夫的顿河；鲁迅的鲁镇及其未庄；沈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的老上海及其老宅子；当今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平原笨花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王安忆的小鲍庄与上海滩两地，闫连科的耙耧山脉；真是不胜枚举。当然也有很优秀的作家并没有固定的地域和对象，但他未必没有精神的原乡。原乡对作家至关重要。离开了它，有人就不会写东西了，日渐下滑以至没落。我看莫怀戚，以重庆人自豪，对重庆情有独钟；他的笔触能节节深入到这座城市的腠里。

这部小说叫《白沙码头》本来顺理成章，莫怀戚却偏要在前面加个大帽子“重庆性格”，可见他是多么重视重庆这个原乡的文化笼罩。我之所以比较喜欢这部书，因为它是有性格、有风骨；既喜其才气逼人，对话机智，冷幽默见机锋，人生经验的吉光片羽时有闪现，更喜其所显示的文化精神和民间价值的独特和另类。它的许多地方，闪现着人生的智慧，不躲避人性的真相。你很难说它究竟是在写什么：是在写白沙码头里一群师兄兄弟们的“重庆性格”，还是写一个风流才子的浪漫传奇，一个佯狂放达的音乐天才和情种情圣的历险记、博弈记？但不管怎样，你会被它突兀的野性、不羁的人物、匪夷所思的行为所打动，不由沉醉在富于文化底蕴的、浪漫的、传奇的、刺激的、泼辣的种种场面之中。好的小说往往如此，不同的人会品出不同的味。我最后将其主旨定位为：重庆性格与风流蝴蝶梦。在这里，“重庆

^① 此文系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为莫怀戚长篇小说学术研讨会撰写的专题评论，后来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一书当中。

性格”和“风流梦”是这部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小说中的白沙码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作者借它写某种特殊氛围下的重庆人的生存。重庆的地貌是两江夹一山，白沙码头仿佛其缩影，有种角落感，这里“慢慢地长大了一群孤儿”，其构成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水手，木匠，工会主席，哲学家，小提琴手等，其习性、风俗、交往方式等，也都不是一天形成的。白沙码头的众兄弟，以及长辈“老不退火”等人，彼此不问出身，不分尊卑，义字当先，颇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气概。他们常常聚会，打猎，吃火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哥们义气，好勇斗狠。随着一位似傻如狂的女子“白萝卜”——后来被称为“异人”的流落江边，如一石掀起巨浪，引发了斗殴，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相继作为护花使者的经历，令人动容。

据说重庆性格是由古代巴人的基因和袍哥文化合成的，也许不无道理。巴人生活在大江大峡之间，向以勇猛、善战闻名，而袍哥文化却有其积极面与消极面，它的放达，血性，轻生死，重然诺，脑壳掉了碗大个疤的大无畏，值得首肯；它的拉帮结派，哥们义气的无原则，却也需要警惕。问题在于，用小说如何写一个城市的灵魂与个性，写所谓重庆性格？我曾想，作者是不是通过“酒色财气”四字来表达他对重庆性格的理解？金瓶梅开篇不就有四贪词，劝诫人不可陷入此四贪的吗？这部书虽与此陈腐说教并无关系，但它的前半部，大都写喝酒、赌气、打架的事，“白沙码头最凶”；它也写发财，写与“白萝卜”“公主”们的恩恩怨怨。也就是说，它不是只凭一个曲折的故事，而是凭着日常化的场景与情态来表现的。我也曾想，它写的是否“江湖与美人”？小说推崇民间价值和江湖法则，白沙码头自有它的奇异标准，比如，书中人说，什么是坏？杀人、放火、抢银行，甚至强奸，都不一定是坏，但出卖是坏。可说这是它的道德乌托邦。作者敢于将这种民间价值推向极致，有它的彻底性。

依我看，这部小说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当今诗性的失落，人种的退化，物欲下的精神萎缩，实惠下的平安苟全，以及无想象力，表现出了一种不甘平庸的挑战性反叛和抗争。作者似乎在探索一种新活法，一种不怕死、丢得下的潇洒，一种个性的绝对张扬，对自由的无畏追求。比如，非常突出的是不怕死的观念，敢赌才会赢的心理，这似乎被认为是重庆性格的核心，贯穿了全篇。书中人物不断说，无大悲就无大喜，平平淡淡没啥活头。于是，它的主要人物，含笑看人生，博弈人生，力图表现出一种彻骨的达观。

八师兄是全书最重要的人物，作为“命是捡来的孤儿”，作为歌剧院的首席小提琴手，一个音乐天才，强烈地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和人生梦想。他是儒家循规蹈矩的叛徒，他要过野性的、浪漫的、狂放的，类似于酒神精神的感性的欲望化生活。他毅然放弃第一琴手的位置，不告而辞，去闯江湖、赌玉石，漂泊于江湖之上。他具有贵族意识，懂得与上苍对话，他的作为一种寻求意义的过程。那把史特拉姆琴，得之既奇，从不离身，如影随形，如魂如魄，那几乎是他的象征，二而一的东西。小说中，得琴、失琴，险些毁琴、归琴，构成了小说极有张力的悬念。开篇的“文革”与名琴的出现，有一种荒芜与抒情的奇幻感，最后的狱中组建乐队，又成为商品时代铜臭时代的一道风景线。作为一个音乐天才，音乐对塑造其人的作用不可低估，言谈之间，无论语言、乐感，都很高妙。作者精通音乐，或广泛涉猎过；音乐在作品中占有绝对地位。小说对音乐的描绘更是一绝，如小提琴发出一声异响，他拉第一弦，像一道阳光，第二弦像一汪泉水，让人想起云南，小河淌水，第三弦像松涛起伏，第四弦发出大瀑布般的低沉轰鸣，自己把自己拔到了半空。

但必须看到，八师兄同时脱不开中国士大夫情结和弱点，其行止终究落在了士大夫蝴蝶梦的传统叙事套路上。这里不能不谈到八师兄的女性观。他的生命似永远与女人缠结。公主、大妈、金花、玉石眼、羊肉串、美人痣，我没统计过他有多少女人，但在作者笔下，男权话语膨胀，这些女性都是八师兄欲望化的对象，是他的心理需要的折射，所谓妇者，伏也。她们都是用才子的眼光和需要来塑造的，都不会带来麻烦，却能满足男人多方面需求。八师兄在边境做“小白脸”，在坟场和大树上与麻疯女金花做爱，以及他在监狱中与诸女性的偷情。作品里的女性，大致是圣母与淫妇、天使与恶魔、贤妇与泼妇的统一。这又与作者奇特的审美观和对监狱的美化和理想化分不开。八师兄的入狱本属构陷，不意却在狱中仿佛受了洗礼。囚衣在作者眼中竟然是遮不住青春、最显身材，应颁发诺贝尔服装奖的最美设计。“女犯是全社会最漂亮的人群。囚衣里裹着的肉体，有生命的火焰呼呼燃烧”；“监狱里的生活有益于健康”。并且说，真正的音乐艺术将由监狱人创造出来。如此等等。八师兄因在狱中组建乐队，找到了“当皇帝的感觉”，他还说只有在监狱，男人才觉得自己是男人，女人才觉得自己是女人，于是他对减刑没有兴趣。总之是，大做起才子佳人梦，依红偎翠，左右逢源，让人看得发笑。八师兄不愿回到社会上去，他再也唤不起狱中才有的冲动，不穿囚衣便无感觉。出来后他给三乐友，也是三情人，各送了一套房子，并代为装修，

不时聚首，共同怀念狱中乐团的“幸福时光”。八师兄终生最怀念的是云南的流浪感和狱中的皇帝感。这不是游戏人间、妻妾成群、艳福无边的士大夫梦吗？小说便在喝酒划拳的潇洒中结束了。不过众师兄已由喝白酒变为喝啤酒，透露出时尚的变迁。

莫怀戚小说中的“情趣”也不可不谈。杜鹃的叫声，鲤鱼的公母，“比贵阳”的啼叫，唐诗的谜语，众兄弟的偷酒喝，三师兄的因篡改歌曲而调入工会，因祸得福，还有“偷有偷瘾，跟烟瘾是一样的，也有成就感”的调侃，等等。读来皆忍俊不禁。

在某种意义上，《白沙码头》写了一个梦，一个反抗平庸、恢复血性的梦。但血性的恢复过于安全。庄生梦、南柯梦、黄粱梦、续黄粱梦，中国文化向来有梦传统。作者欣赏八师兄，倾注了全部赞美与同情。每件事情，作者都迁就他，与他合谋，以至使他求财得财，渔色得色，永远有惊无险地取胜，用以展现他的酷姿。作者说，嘉陵江发源于终南山，这虽不能算错，但更高的真正源头却在甘川交界的郎木寺。

雷达

2008年9月6日于重庆师范大学

绪论：一个具有“文化地标” 属性的优秀小说家

——莫怀戚的文学成就、文化立场及社会影响

在中国当代卓有成就和颇具影响力的中年作家当中，莫怀戚显得非常特别。其特别主要在于：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和平民作家的立场和视角，从事自由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并且使他的作品在社会各阶层中赢得广泛的赞誉和持久的精神回应。事实上，在四川、重庆，甚至在贵州、云南、广西以及国内许多地方，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读者十分喜爱他的小说。不仅如此。莫怀戚和他的小说还是重庆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莫怀戚本人堪称是重庆地域文学谱系中最具审美号召力和感染力的特殊人物之一——是一个具有“文化地标”属性的优秀小说家。

30多年来，莫怀戚的文学成就随着其创作道路的延伸、作品的不断成熟，同时也随着作品中的思想艺术辐射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扩展，而得到文学界内外的一致肯定和普遍赞赏。他不仅是一个具有区域文化影响力的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个对于区域文化建设具有创造性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牢牢扎根西部大地将小说精心打造为文化软实力的著名文化人。

文学评论界在评价莫怀戚的“特别”时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学素养和本土文化积淀的作家……他生性洒脱，举止放松，擅长文化推理，精于人性透视，说话深刻得让人脸红，行文透彻得让人心惊，为中国文坛最独特的智慧作家之一。”^①“作者身为大学教授，其小说标新立异，其行事特立独行；作为小说家，其才智不凡，其风格文坛少有。莫怀戚在用小说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做精神上的抚慰时，完全具备了一流作家品质……莫

^① 《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5期。

怀戚和北大的曹文轩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做学问很内行，写小说也很内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示范，悄悄地接续和恢复了民国时期学者型作家的优良传统。”^①评论家蓝锡麟评价说：“写小说的重庆作家中，我一直看好莫怀戚。假若将重庆小说家组合成一个管弦乐团，莫怀戚决然该是首席小提琴手。”^②莫怀戚长期以来是《当代》文学杂志最看重的重庆小说家。该杂志主编周昌义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以为，中国文坛有门无派，特立独行的有三大怪才，一是王朔，二是王小波，再就是莫怀戚了。莫怀戚教授的小说，既好读又高雅，还有文化；尤其是人生智慧，天下一绝，放眼文坛，无出其右。”同时他还指出：“莫怀戚是一个价值被低估了的重要作家。”^③他们的这些感慨，引发了文学评论界普遍的共鸣和反省。重庆市民在评价莫怀戚时是这样说的：谁要透彻地了解重庆人和重庆文化的性格，一是必须吃重庆火锅，二是必须上街打望重庆美女；三是必须读莫怀戚的小说。

尤其是在四川、在重庆，很少有人不知道莫怀戚，很少有人不为他的作品所深深打动。这个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惯有的习性和派头的“重庆崽儿”，常常骑着那辆没有牌照的旧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交警都钦佩这个大名鼎鼎的“莫老师”；他在偏街陋巷的鸡毛店吃饭喝酒，不少老板都执意不要其埋单，原因是他们都以“莫老师”能赏光为莫大荣耀；他在茶楼酒肆出现，常常会被许多市民读者所包围，甚至连“棒棒军”都认识他那张著名的蒙古血统的酷脸……在文学低落，特别是休闲文学普遍受人青睐的今天，作为一个严肃意义上的小说家，其人其文能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厚爱，可以说，在当代小说家中能享受此番“待遇”的真的还为数不多。

莫怀戚小说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直接对文学人物作简单肤浅的价值评判，而是在叙事的天地中给读者提供广阔的想象和思索空间，在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冲突起落中，隐含着作者对当代人普遍遭遇的社会问题的忧虑和思考，因此非常符合艺术不是说明生活，而是描绘生活、开启心智的审美规律。十多年前，来自北京的评论家们认为：“像莫怀戚这样具有深厚学养和本土文化积淀的中年作家，没有在文坛前沿唱大戏，实在是中国文学界和评

① 《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文艺报》2000年8月1日。

② 蓝锡麟：《后袍哥时代的袍哥咏叹调》，《红岩》2008年第6期。

③ 《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论界的悲哀。”^① 他们还说：“读莫怀戚的小说，有相见恨晚的强烈感觉。莫怀戚的叙述风格非常特殊，其策略十分老到自然，语言艺术更是自成一格，不会与任何一个作家混淆，其创作成就此前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重视，这是很不应该的。莫怀戚完全称得上是一个颇具潜力的实力派作家，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个性非常特殊和精彩的作家。”^②

莫怀戚 30 多年来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通过小说故事所展现的当代重庆生活画卷，对“重庆”的历史表现和现实进行了生动幽默并且深刻有力的揭示和评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揭示和评判同时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对“重庆”（他小说中的“重庆”明显具有超逾地域文化囿限的意义）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多维的透视和扬弃；二是对“重庆人”（他小说中的“重庆人”也明显具有经验和超验的意义）的历史表现和现实存在进行了人性化的、超逾善恶美丑的多维思索。这样，在“中国高度”的逼视和追问之下，“重庆文化”和“重庆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全都以新奇而撼人心魄的面貌得以凸显和展露无遗。这正是莫怀戚能够在喧嚣鼓噪的世俗声浪和文学泡沫中脱颖而出，并在文学界内外赢得广泛赞誉和持久影响的根本原因。

莫怀戚的语言天赋、他的叙述才能、他的营造动人情节、洞悉社会人性和世道人心的本领等，确是他能始终抓住读者并深深感动他们的长项，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因为这些并不是文学的灵魂。他更醉心于揭开世界的物质层面而向精神的层面逼进。他曾经对我说：简单浮浅地描摹和图解“重庆生活”或“重庆文化”并不难办，难的是要能真正冲破“重庆生活”或“重庆文化”的物质层面而深入抵达其精神内核。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莫怀戚花了近 10 年的时间，写了几十部“新样式”的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侦探小说”叙事领域中的特殊地位。1991 年，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大律师实录》，文学评论家胡德培特地为莫怀戚的这本小说集作序。他以喜出望外的口气赞叹道：“这是中国推理小说的新品种。在这里我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推荐这样一位新作家——重庆的莫怀戚先生。”^③ 其实，在当时，对巴蜀以及西部地区的读者来说，莫怀戚早已为他们所熟悉和喜爱，谈不上是什么“新作家”。胡德培之所以兴高采烈地宣称他发现了一个“新作家”，主要是对全国读者而言。

^① 参见《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

^② 同上。

^③ 胡德培：《推理小说的新品种》，《大律师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2000年是莫怀戚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的6月26日，“莫怀戚作品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研讨会对莫怀戚20年来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集中对他的乡土小说、侦探推理小说、都市言情小说以及侠义小说的创作经验和得失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他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肯定了他在小说题材、结构、语言和叙述手法上所作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同时还对“莫怀戚现象”作了正面的评估。评论家们认为：“莫怀戚是个性风格非常鲜明的作家，其创作的‘渝味小说’，不仅有非常深厚的巴渝文化底蕴，而且还具有非常精彩的现代文明特征。他的小说里含纳着丰富的西部文化智慧，有温暖感、有巴人的悟性；尤其是在幽默机趣、耿介质朴方面非常突出，有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魅力和智慧力量。”因此，他们最欣赏的是这个作家的率真、机智、幽默和深刻。他们一致认为：“莫怀戚在用小说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作精神上的抚慰时，完全具备了一流作家的品质。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其影响却是‘二流’的？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中的一种‘莫怀戚现象’。”^①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莫怀戚小说及“莫怀戚现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普遍兴趣和讨论。

同年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用一个整版，以“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为题，对莫怀戚作了高度的评价，同时集中刊登了莫怀戚小说的系列评论文章。在对他的创作历程进行回顾和检视的同时，对其文学成就，特别是文化立场、作品的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等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估和肯定。评论界一致认为，莫怀戚的小说、散文随笔不仅在艺术上有积极的探索和可喜的贡献，而且在思想价值和文化追求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创作蕴含着一种大气，这就是鲜明的人文关怀：关注社会现实、体察透视人生、鞭挞假丑恶、讴歌真善美。这正是他的作品能被老百姓所喜爱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他能悦人性情、启人心智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当时莫怀戚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纯加俗”即“用纯文学的心态和俗文学的手法”探索一条小说叙事的新路子这一取向，评论家们认为：“对文学的理解需要新的观念，用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象牙塔模式，是无法理解和准确评价莫怀戚这种全新的作家的。莫怀戚的写作特点是：积极勇敢地跟着市场走，而且一点没使自己的作品降低水准。这是一个奇迹。”^②

① 《西部文坛黑马，重庆实力派作家》。

② 同上。

2002年5月，莫怀戚的首部长篇小说的《经典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迅即在文学界内外引起轰动，从而在读者中引发新一轮“莫怀戚热”。同年8月7日，《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重庆作协、重庆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发起的。这也是重庆直辖后首次在京举办的最高规格的长篇小说研讨会。来自首都文学界和重庆文学界的数十名评论家和作家对《经典关系》及莫怀戚的创作作了极高评价。他们认为长篇小说《经典关系》不仅是一部充分体现重庆地域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而且也集中体现了重庆作家深厚的创作实力和咄咄逼人的崛起势头。著名评论家雷达欣喜地说：“令人称奇的是，这部小说，无论从哪一页看都是非常有趣的，非常精彩的。这使人想到了钱钟书的小说《围城》。”^①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评论家白桦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他说：“《经典关系》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是重庆地域文化与莫怀戚创作风格精彩融合的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力作。该作品将民俗风情、地域文化、现代精神、历史思考和文学追求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当今文学界，像莫怀戚这样具有深度和厚度的作家并不多见。《经典关系》最撼人心魄的是，作家以率真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视角，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并且不带有丝毫的贵族和精英意识。”^② 与此同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显要位置刊载了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的《解体的爱欲辩证法》和评论家周晓风的《文学中的区域文化及其表现》等多篇评论文章，在围绕《经典关系》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将批评的视角广泛扩展到莫怀戚的所有重要作品，并且作了全方位、多角度和深层次的探询与总结。中国文学批评界对《经典关系》的一致评价是：“中国高度、重庆特色、深刻作家、智慧人生。”^③ ——这个评语，可以说对莫怀戚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品格作了客观的评估和总结。

所谓“中国高度”，主要是指莫怀戚一以贯之所持守的独立的人性立场和审美意志。具体而言，就正如白桦指认的那样：“莫怀戚是个自出机杼、自成一格的作家，是锲而不舍的探索者。他数十年来的创作追求，最有特色的是用小说的形式，为这个时代的人们作精神上的把脉和心理上的透视。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的态度，集中探求种种社会心理现象，看取生活深刻、观察

① 《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② 同上。

③ 同上。

人性独到，在对各色人等的行动及心理因素的挖掘上客观、准确，具有由里及表、由深及浅的人性深度。他的作品，由广泛的社会心理探索走向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的个案剖析；由人物行状及心理因素的或然性，进而挖掘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表现了深具个性化的不凡潜力。”^①莫怀戚作品中的所谓“重庆特色”，主要是指他的生活及创作所依仗的地域文化背景。重庆特色与重庆人、重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奇异性最终与他的小说世界共生交融在了一起。他的小说叙事凸显的这种地域文化个性，特别是那种强悍、豪爽、幽默和达观的精神气质，那种以自强不息、冒死犯难为地域文化特征的侠义精神，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妙趣横生的延展。

2008年9月6日，莫怀戚的长篇小说《白沙码头》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是继《经典关系》之后，围绕同一作家的小说所举办的又一次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重庆作家协会、重庆师范大学和《红岩》杂志社共同举办。首都文学界和重庆文学界的数十名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及莫怀戚的创作又一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白沙码头》不仅是一部充分体现重庆性格和重庆文化精神的厚重之作，而且充分展示了重庆性格撼人心魄的狂放和精彩。与会专家学者还一致评价道：“《白沙码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奇小说，其内涵深厚，信息量极大。它所展示的民间生存智慧和作家的民间审美立场相当鲜明而感人。特别是对我们反省现实、反省历史、反省我们自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这部小说不仅是莫怀戚创作生涯中的上乘之作，而且也堪称中国目前小说中的上乘之作。”^②

“白沙码头”在莫怀戚的小说营构中，是一个非常神异的文化场域。其于重庆的人文精神特质而言，这个氤氲着侠义文化气质的“码头”毫无疑问是重庆文化和重庆人的一个非常精妙的缩影——“总之，这是一部作家直露内心世界、表现自我，包括性本能的小说。它冲破了诸多外相和假相，也剥落了覆盖在世俗人性之上的陈规戒律；它将身与脑的写作抛在一边，直入人的内心：让一颗心灵坦荡无欺，进行自由的言说。更为重要的是，这颗袒露的心灵不是低级趣味的，也非庸俗的，而是没受污染，饱含着真诚、自由、仁爱和暖意的。”^③经过这次研讨，评论界的共识是：莫怀戚文学创作

① 白烨：《社会心理的探索者》，《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重庆性格和码头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③ 王兆胜：《裸心逸笔涂抹潇洒人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实践表明：他还是重庆少有的，与庸俗社会学和美学规训之下的写作彻底划清界限的作家，同时也是新时期以来，重庆文学界最早清醒地认识和规避那种来自“公共意志”和庸俗美学影响的作家之一；莫怀戚对所谓的“集体经验”和“豪迈写作”等，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批判意志。尤其是近20年来，他所有的写作努力和叙事策略，都是为了能有效地摆脱庸俗社会学和美学的控制，摆脱陈旧叙事逻辑的干扰——这就是他所谓的“人和小说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更像人和小说”的真切含义。

莫怀戚在谈到他自己对重庆的特殊意义时，是这样说的：“我生长在重庆，半个世纪了。我很热爱这块粗糙的地方，我知道它有许多不同于京津沪蓉的生动而又深刻的东西。重庆有独特而撼人心魂的历史，有足以产生文学巨著的人文厚度。我相信我能找到文学的突破口，这种预感已经来到。”^①本土评论家蓝锡麟先生特别指出：重庆性格之于莫怀戚的特殊意义：“文如其人，从来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够做到的，但莫怀戚真正做到了——他对现实社会主流状态仿佛意兴冷漠，甚至表现得有些玩世不恭，但骨子里却相当关注当世人们的生存趋向，刻意追求人生的自由自在。特别是这种追求还烙印着小说家本人的个性特征：追求怡情、通脱放任”；当然，这样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品格“并非作家莫怀戚一人所特有和专享。重庆这座码头城市的男男女女从来都在追求和享受个人生活的自由自在。无论世事如何嬗变，都不容许这种自由天性随风逝去”^②。因此可以看出，莫怀戚为人为文的特异文化品格，始终是与重庆地域文化品格的奇异性形成了一种同构互生、相得益彰的关系。

莫怀戚30多年来的文学追寻都是为了求证：“人和小说究竟应该怎么个活法才更像人和小说？”因此，他不仅在庸俗社会学和美学面前保持了一个自由写作者应有的尊严和叙事立场，而且在大众面前同样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和现代公民应有的尊严和叙事品格。这在市声喧嚣、物欲横流的当下，是非常难得的文学品质和人文风度。

毫无疑问，当代优秀的小说家莫怀戚先生，他不仅属于文化和审美意义上的重庆，而且也属于文化和审美意义上的中国。

① 莫怀戚：《写作让我愉快》，《文艺报》2000年8月1日。

② 蓝锡麟：《后袍哥时代的袍哥咏叹调》。

目 录

第一章 莫怀戚小说叙事的地域文化特征	(1)
第一节 “莫怀戚现象”与重庆地域文化性格	(1)
一 在精神内质上他无疑是一个乡土作家	(1)
二 “莫怀戚现象”与重庆地域文化性格	(8)
三 乡土经验乡土人伦与小说叙事的关系	(12)
四 重庆乡土品格的经验意义和精神意义	(20)
第二节 小说叙事中浓重的乌托邦乡土气息	(25)
一 小说叙事的“及物性”品格与实证精神	(25)
二 乡土风物乡野情韵与男女习性的文化隐喻	(31)
三 “地方经验主义”的太阳和月亮及其他	(35)
四 素朴自由的乡野生活与乡土文化感受	(40)
第二章 莫怀戚小说的叙事伦理与立场	(45)
第一节 人性的“隐蔽性”与叙事策略转变	(45)
一 别有旨趣的“中国推理小说的新品种”	(45)
二 “莫氏推理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伦理指向	(49)
三 小说的江湖本质与“庙堂文化”是疏离的	(52)
四 搞清小说叙事本质，才能明白小说的本分	(55)
第二节 小说家的职分和小说叙事本质的确认	(58)
一 小说家何以在身份认同上面出了问题	(58)
二 小说必须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伦理	(62)
三 遵循小说的民间叙事逻辑和叙事纪律	(65)
四 现代表征下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	(68)
五 传统“侠义神魔”小说的现代升级版	(73)
第三章 莫怀戚小说叙事的语言与质感	(79)
第一节 用自己的语言构筑小说叙事的边界	(79)

一	“在小说中我一直与语言一道私奔”	(79)
二	“别人一定无法企及”的极乐世界	(83)
三	音乐语言和小说语言内在的融通性	(86)
第二节	细心把握好叙事和语言的关系尺度	(91)
一	语言世界营造优先于叙事策略和目的	(91)
二	精心构筑起一个语言狂欢的叙事天地	(97)
三	“想象的语言”和“想象的生活方式”	(100)
第四章	莫怀戚小说语言的“本体论”意义	(105)
第一节	从“文学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	(105)
一	擅于使用“莫式语言”的“方言作家”	(105)
二	小说写作的实质其实就是“写语言”	(109)
三	叙事节律中洋溢着语言自身的乐感	(112)
第二节	语言创造要依循“日常生活”的逻辑	(116)
一	用现实和日常材料创造出神奇的世界	(116)
二	语言是小说内在文化品质的自然呈现	(119)
三	热爱世俗物象体现小说家的道义立场	(123)
四	语言能够带给读者以陌生冲击与震撼	(126)
第五章	莫怀戚小说历史叙事的主体意识	(131)
第一节	个人叙事觉醒与重构历史的内心冲动	(131)
一	怎样避免小说“掉到它自己的历史之外”	(131)
二	“计划生产”模式之外的个体经验和记忆	(135)
三	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叙事性“知识体系”	(138)
四	历史态度和战争审美趣味是怎样形成的	(142)
第二节	让历史功利意志服从文学的伦理意志	(145)
一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	(145)
二	让生活自身来言说,让人性自身来回答	(148)
三	个体立场私人经验和小说的“野史精神”	(152)
第六章	莫怀戚小说历史叙事的重庆品格	(157)
第一节	真正的小说家其实也是“历史学家”	(157)
一	小说中世俗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心理	(157)
二	历史叙事细节的重庆性格和重庆面貌	(161)
三	历史无常和偶然中人是无助和无辜的	(165)
四	永远尘封在内心深处的“自己的历史”	(169)

第二节 他发现历史具有的“二重人格”属性	(172)
一 面对“历史的阴影”与“现实的阴影”	(172)
二 “就像一艘沉船”在“不断往下堕落”	(176)
三 若离开了荒谬就找不到“真理感”了	(180)
四 平庸的荒诞和神圣的荒诞在相互缠绕	(183)
第七章 莫怀戚小说“身体叙事”的特点	(189)
第一节 “小说的问题应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	(189)
一 “无身体写作”中的“身体文化”悬疑	(189)
二 小说叙事中的个人“身体主权”问题	(193)
三 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双重规训下的身体	(196)
四 沦陷于民族主义美学趣味中的女性身体	(199)
五 个人犯罪怎样变为“正义的文化行为”	(202)
第二节 关于身体和性的价值判断和符号预设	(205)
一 性的想象与话语的文化规定性相关联	(205)
二 女性身体叙事中的城乡二元对立情状	(209)
三 “性”是身体文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215)
四 文化回复到“物质主义”的肉身本质	(220)
第八章 莫怀戚小说“成长叙事”的特点	(225)
第一节 特殊文化历史语境中人的“成长”问题	(225)
一 “成长”作为文学和文化主题进入叙事	(225)
二 颠覆和改写了传统的“成长”叙事逻辑	(228)
三 孤独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成长”经验	(232)
第二节 “成长”剧本的编写者是谁这非常重要	(235)
一 这是一种“没有选择权的身份认同”	(235)
二 “人与世界一起成长”的一种荒诞模式	(238)
三 身体出走是表象，灵魂出走才是真相	(240)
四 “具体步骤都没有错但是整个做错了”	(243)
第九章 莫怀戚小说中的“告别”与“回归”	(247)
第一节 “告别人性”要比告别任何圣物更可怕	(247)
一 “告别”即“出走”，“出走”即“回归”	(247)
二 形形色色的“出走意念”与男女“出走者”	(253)
三 具有高度主体觉醒和肉体自觉的“出走者”	(257)
四 感人的“哲学”情怀与清晰的“行动”逻辑	(261)